儒宗理要

二程子序

宋儒之學周張而後至於二程當世之言學者始多家矣葢絕學久湮始則著著則盛盛則岐勢使然也二程之時小者不足論論其大者王荆公以經學著蘇氏父子以文章經術著抑偏者不足論論其正者司馬溫公以通達治體著邵康節以明晰天人著當是時二程與諸賢特相伯仲耳烏能辨其孰爲正傳以逈出乎羣儒而上接夫孔孟耶夫盈天地間皆道

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抑人所以神明乎道者亦非一格有大賢焉有小賢焉大賢識其大小賢識其小而惟嗣續道統者則獨識夫道之原夫所謂道之原爲何也性與天道是也以聖門七十子之多其聞性與天道者不過數人然則性與天道可易言耶彼王氏蘇氏無論矣以溫公之粹而潛虛之著等於太玄邵子之高而皇極一書尚依數學雖功業蓋天地智慮通鬼神以言乎學術原本終有毫釐千里之分

未可混夫洙泗之淵源也惟二程子早歲巳禀父命師周子及其學問旣至又足以上窺周子之微彼明道之定性書伊川所好何學論皆闡性與天道之微者所謂定性卽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也顏子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卽周子太極圖說之言也惟其闡之確知之眞故雖有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可謂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性之論不可謂不知性卓然出乎漢唐諸子之上王蘇司馬康節諸人同時

比祠不得不以正傳推二先生者夫固有說非敢阿私所好也顧二先生之書頗不同於周張蓋其所謂文集經解出自先生手筆所謂遺書外書則皆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夫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固不能盡同於當日即二先生手筆如五經四子諸解亦未能盡聖人之蘊固不得以其源本之同并其支流而合之也

能麟竊不自揣節其繁蕪定為六卷先之以文集經解次之以遺書外書文集經解不為類者不可類

也遺書外書獨爲類者便觀覽也後之讀二子者因

簡以窺其深因嚴以領其要庶幾不失删輯者之苦

心如以是爲定本焉則吾豈敢

後學張能鱗敬書

本傳　　宋史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從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讙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珦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

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珦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侄時官小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文彦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鄠上元主簿鄠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

途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

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

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顥固辭。改僉書鎭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顥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顥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

後過州揚言曰漕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顥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顥謂郡守劉涣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遣廂卒見付涣以鎮印付顥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閱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顓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顥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貰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爲業且察爲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

吏來請顥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騖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

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彦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

後無眞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與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

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
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
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
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
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
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
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甚莊繼以
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
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
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

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翼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頤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摭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毋亦不許明日贐以銀百兩頤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

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河南程氏原集書目姓氏

遺書

第一　端伯傳師說 李顲字端伯洛人伊川曰語錄只李顲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

第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于横渠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

第二下　東見錄後 亦與叔所記

第三　謝良佐記憶平日語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二先生之門此書蓋追記云

第四　游定夫所錄 定夫名酢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此四篇名并姓氏闕

第十八　劉元承手編　元承名安節永嘉人

第十九　楊遵道錄　遵道名迪延平人

第二十　周伯忱錄　伯忱名孚先毘陵人

第二十一上　師說張繹錄　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一下　附師說後

第二十二上　伊川雜錄唐棣彥思　毘陵人

第二十二下　附雜錄後

第二十三　鮑若雨錄　若雨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四　鄒德久本　毘陵鄒柄道鄉公之子

第二十五　暢潛道錄　潛道名〇以上皆大隱　伊川語

外書

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公掞名光庭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爲給諫

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

第三　陳氏本拾遺　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卽端伯之弟學于伊川先生者

第五　馮氏本拾遺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學于伊川先生自號東皐子

第六　羅氏本拾遺　羅從彥字仲素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

第八　游氏本拾遺　卽游定夫

第九　春秋錄拾遺　吳人王蘋信伯學于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

第十　大全集拾遺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

第十二　傳聞襍記自王氏塵史下共二十種

儒宗理要二程子目錄

卷之一

文集

明道先生

卷之二

卷之五

遺書　外書

儒宗理要二程子目錄終

二程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文集

明道先生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

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猶石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繇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

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爲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智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校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謹莫

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聖人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亂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才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

文辭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州縣津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廪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

舉其賢俊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皆通其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其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

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之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行然後辨論其差等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

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一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縣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才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大學五年及三十已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

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以道德仁義敎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閒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爲帝王之道莫尚于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論十事劄子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

將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爲治之大源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

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耶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師傅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已上六官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

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經界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已上鄉黨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已上貢士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

府吏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兵役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强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因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已上民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促辛

若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四民

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豐阜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山澤

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

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姧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分數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措置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

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虚巳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巳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乏之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書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

林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施之無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論新法疏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

故邦和協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語言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駮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讙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前功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糶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論遣張載按獄狀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

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與橫渠張子定性書 為鄠縣簿時橫渠以書通問而先生作此答之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茍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

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苐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

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葢其意與古吏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葢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卽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吏之善而不

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牘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

程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既還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爲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

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訐通而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甚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及子思所以授孟

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名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祔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

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呼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伊川先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

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

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者也
孟子則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
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
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伊川始冠

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先生論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原明首師事焉學以至乎聖人之道是一篇主意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

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

非有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祗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巳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祗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

君鮮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此伊川上哲宗及宣仁太后疏也初哲宗嗣位大臣司馬光等上其行誼於朝而諫官朱光庭亦上言頤道德醇備乃聖代之眞儒俾專講席以輔養聖德先生以布衣被召自有故事欲先進見而後受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除崇政說書奏論經筵三劄云其一即古師傅疑丞輔養君德之意其二即古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之意其三請令講官坐講如藝祖召布衣王昭素坐便殿講易經故事而其大旨則曰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又曰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

伊川文集　太

生靈長久之計在輔養君德而輔養之道非徒
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在跬步不離正人而已

上太皇太后書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

所益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巳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悄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不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

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與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

王之訓爲必所行勿徂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性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

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知曉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

恥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尤。此又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夫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是以聖賢雖明盛之時。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況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

伊川文集

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眞廟使蔡希伯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巳下端謹頴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侍二人隨

逐稍分不得輒離當悖矣。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訓。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處有失。旁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

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宜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體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適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耳又以爲

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
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
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
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
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
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
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
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識見高遠當
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
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

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故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葢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爲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又上太皇太后書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脩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家國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

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汚下議論卑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凌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

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當行也。臣不服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

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心中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

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耳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則常何疑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意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極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强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

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禮之言曰聞雖人主聖明見聞習熟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之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

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思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上。中外議論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明辨其事。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爲嗣。承祖宗

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人生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類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又致

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理使濮王與諸父夷等而無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旣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盡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

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爲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决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揆量

事體則必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逾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後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宇爲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

遐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之日海宇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背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洶懼異論喧天王者之孝在乎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廟在位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釁隙

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當垂佑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回惶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支吾言者徼幸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辨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即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覩今月十三日詔救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所警懼脩省之意草萊之人當悉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忝近侍雖罪廢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覩前史所載彗之為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為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令之所致與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為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為虛設若以為政之所致則改而順天在陛下

而已晏子所謂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曷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於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惛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耳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

省巳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綱條爲可喜以富國家强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如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動心勞力適足以致貪取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攻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巳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巳求其見正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有求諸道遜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其失也

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我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其惡而不察忝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為馬矣願陛下放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常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偏主好惡取捨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衆矣進之朝者有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不合而去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天下之公乎意之私乎自議論無違之後逆耳咈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咈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

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爲不世之賢暮隙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已之爲政者爲政之道以順民心爲本以厚民生爲本以安而不擾爲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爲懽悅乎爲愁怨乎民生爲阜足乎爲窮蹙乎政事爲安之乎爲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顧恐察之不審耳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爲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爲憂而致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知陛下今日自處以天下爲何如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嘗

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繇者非其道唯恐不當天心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文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

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豈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雊雉之異二王以爲懼而脩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而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伏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珦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

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也伏惟閤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肅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閤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珦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珦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眞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

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佑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值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奸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被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垧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爲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

變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其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徵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耻若已撿之今閤下

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閤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閤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眞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

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至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如何爾珦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

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

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慰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于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内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珦至郡之初延

見察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决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

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瘵可知葢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賛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朱長文書

相去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採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爲此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蹋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

器一不糾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莫盛於唐唐善論文莫如韓愈愈所稱獨高李杜二子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非區區懼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無善可稱

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僥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遠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

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張閎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

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與方元寀手帖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

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謝執政書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巧一作）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顧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

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之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

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一有餘字）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一作泝）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

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伊川嘗言王弼以老莊解易失聖人之旨此則在一作存乎人焉傳之所以作也傳成而序作於元符二年又九年而爲大觀元年始授門人

尹焞張繹蓋七十四五時矣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邃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

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為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

所删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會删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删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改。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脩。舜典已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皐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脩。典。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

伏羲始畫非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之意也鼂氏記伊川書說一卷凡四十餘篇今所傳止堯典舜典汝亞武城數十條餘不可解矣典謨其五篇皆稱虞書者舜紹堯而授禹故虞史亦尚述堯而下紀禹也或問墳典丘索左史倚相能讀之矣今書不盡傳豈聖人刪之之過乎曰蝌蚪文字歷世綿遠所謂能讀者亦猶衡嶽禹碑周宣石鼓讀者各以意象揣摩恍惚疑似言人人殊也況上古蝌蚪文字乎然則倚相之能讀亦類是矣故墳典丘索即不經聖人刪削亦難保其必傳也學易無過一作易書之過一作聖人謙已之過俱出程說常從朱子所定書序稱孔子所作豈其然乎伯禽魯之先若論語止稱魯公而書序所言魯侯伯禽春秋書秦伯任好卒而書序稱秦穆公殊非詩魯攅秦之義疑史氏所作而託言出於孔子者也

詩解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

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

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
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
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
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
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
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
矣其刺上至指訐其惡豈復有譎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
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
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爲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

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是也學詩而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

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按伊川詩解首篇其措詞略倣大序而意首謂非大序所及序謂史氏明得失達事變而吟詠情性以風刺其上是言作詩者史也伊川謂史氏明得失美刺之故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是言序詩者史也朱子則曰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專

出於國史則誤矣且援周禮太史掌書而不掌詩以証之夫周禮亦言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太史採詩以陳於王然後付之太史太史記其出於何地作於何人主於何事如左傳鄭文之惡高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美而無子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不曰鄭史衛史而曰鄭人衛人則是作詩者鄭衛之人而載事者鄭衛之史也故大序言史氏作詩以刺時政於義有害而朱子駁之爲當伊川言史氏載事以明詩本於理有據而朱子辨之恐未然矣詩有大小序以大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衛宏作者要之皆卜度之說也古序原無姓名而亦何嘗分大小於其間哉今之大序卽古關雎之序而舊夫始未言關雎者以爲小序也仍有序辨載之別篇

禮序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仰焉彼非素有於教與要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

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迨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思究禮之本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

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者也

禘說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

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文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圜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

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又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春秋傳序

天生之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

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

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諸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程傳隱桓二公一年猶釋數事莊僖以後一年止釋一事襄昭以後有數年止釋一二事者蓋伊川作傳至桓公九年冬止餘即舊有解說者纂集之以附於後也序云孔子作春秋立

百王不易之大法如答顏子以四代禮樂是已而呂氏大圭乃斥其爲一切謬妄之論大意謂孔子所脩者史所用者時王之制非兼取乎四代而自任乎禮樂征伐之權也噫亦妄矣春秋誠無所爲時轄晁都者而惇庸命討之實即虞夏殷周所不能改者也以此垂憲萬世何害於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哉

○以上文集篇末有註者俱係大儒文要原刻

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爲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

之心禮義爲疎曠之比道藝當筆劄之工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二程子卷一　終